

王
尔
敏
著

Non-Mainstream Histories and Historians of the 20th Century

20 世纪非主流 史学与史家

上古有谚云：“杨子哭衢途。”设喻大思想家杨朱走在双歧道路，由于不能决定选走哪一条路就痛哭起来。今天也是，但不须再哭。你可问我，两条路，一个是附庸于主流，这在20世纪自有所指，选到可以名利双收。可真不幸，我是宁选择非主流。

20世纪百年间，高明学者岂少哉，若不附从当代主流，势必被挤到非主流，或终于没没无闻。唐君毅先生曾悲慨地形容为“花果飘零”，我看是可以惨到“焚琴煮鹤”。皆有实例可陈。请一试阅这一百年间的非主流学派吧！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尔敏
著

Non-Mainstream Histories
and Historians of the 20th
Century

20 世纪非主流 史学与史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王尔敏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7 - 5633 - 6319 - X

I . 2… II . 王… III . 史学史 - 研究 - 中国
IV .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652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 bbtpress. 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101113)

开本:960mm × 1300mm 1/32

印张:8 字数:24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7 000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本书写完前言，原应不写自序。然仍有一些琐屑话语不能放在前言，而可以借自序任情宣白。因是仍不免要借重自序。

吾之著作斯书，启念于2001年为纪念业师朱云影先生逝世六周年之公开讲演，后来把讲演稿发表，已是2001年11月，我已退休数年，正好回顾往者之史学界种种，回首多灾多难之世纪，洞悉帝国主义者之侵略破坏，我国备受蹂躏，人民颠沛流离，饿殍相望，死亡相继，实令人伤痛悲慨。然于百年间之历史，其繁重复杂，自以菲材不能承荷著述。唯于20世纪后50年，投身于史学学术之林，于此入手探究，皆能目见而身历，知之颇详。首先反省我所处之环境与所承之职责，不过是从事近代史研究之微末一员，在学术界一开始即受主流派学者所否定、所排斥。不及细说，因亦自称为非主流之一类。似此弱势之群，若不自重自爱，自立自强，定为他人所吞噬、所消灭。盖亦慨叹这一群学者，在世势迁流中遭到淘汰。吾故愿以退休余年，为我师友同道之学问学术，作一简约概述，以存记这一学门之成就，留为索引，供后世识家之采择。辗转蹉跎，已逾五年，方于今时草成全稿。志在守先待后，有后来者胜我一筹，所愿足矣。

既然要写非主流，自须先认清何者是主流，吾心目固自指有两派：一为科学主义史学派，一为马列主义史学派。并无第三派主流，却有不少非主流。

我曾请教内地清史名家王戎笙先生代为印寄内地史学研究者

之名人资料，非常感谢王先生给予资料与指教，另得香港区志坚博士相助寄来不少资料。在此说明，我绝无意研究主流派史学，此生也不会做，盛大的流派一定有多人前去研究，自无须我多操心。我们只是要具备相当认识，具备常识就可。

非主流派最值得注意，转眼间不百年会全然埋没，不存记录，自无人知晓。故本人晚年选做一家，已用五年岁月，不能兼顾其他。呼吁学界高明之家，也起而速速研究 20 世纪之非主流史学与史家。

除本书之外，有志于研究非主流史学派者尚有诸多空间可以开展。

其一，应加深研究 20 世纪初之国粹学派，是基于中国古学之保存而推出各样议论。重心集中于《国粹学报》，这内中包括各样学问，史学为主而凡文学、诗学、诸子百家，亦俱涉及。研治者主要小心掌握古典文字，自能深入见其精华。

其二，南高与学衡。想起我在大学时代，把学衡拒斥于阅读之外，视为落伍陈旧，可以当作玄学鬼看待，志高气扬，谁愿意读？但后来知道其志识甚高，学养最博，立场为中国，责任为后世。但在流行风气之下，却居于劣势败势，已全然为主流势力淹没。有志之士，宜就此研究，著一专书，定能超越鄙人。

其三，战国策学派，以论 20 世纪人才精英，及其学通中西，洞察世局，见及中国文化之优长与西洋文化之缺点。精熟西洋史学、文学、哲学之内涵，可以代表在丧乱末世之明灯，中国民族之希望，俱可在当时《战国策》半月刊及《战国》专栏见之，今世高明之家，宜参取以成巨著。

以上所举三者俱早在 1950 年代以前，自应早留记录。此外，若史家钱穆之传统史学派，其第二代第三代人才正盛，自有其人作详备载述，学者不可越俎代庖。又有张其昀历史地理学一派，其第二代继承大师历史有宋晞，地理有张镜湖，且第三代亦是人才鼎盛。他们自己有人，亦不需他人代劳。虽非主流，实亦可以写作皇皇巨著。唯我所论之南港学派，所写简略，探究不深，留有广阔空

间,有志者仍可取资研究,足可超越本人。

我写此书,经营之中甚费考量,内地学界难于揣度,而台湾与海外朋友,想将有所存疑。我当于此加以澄清。其一,我既载述同门师友,何以缺少王德昭先生?我之《史学方法》受教于王德昭师,也曾草撰纪念文章,却是不能收入。须知我是范围定于非主流,这一时代,北京大学乃是史界龙头,傅斯年、顾颉刚可为代表。王师出身北大,怎可使之屈列于非主流?我自不可以非主流委屈业师。其二,李定一教授是近代史研究同道,交契连上郭夫子与鄙人两代,李氏所著《中国通史》特赠我一册,其书不多,而能见重如此,我自感念而尊敬,但却不能刊载李先生入书,理由同前。李氏既是北大出身,并游学英国,岂可使之屈为非主流?其他学界前辈,亦必审慎考量,权衡合宜与否。不需细加举证。

除对王戎笙表达感谢之外,要向福州林庆元教授表示敬仰之意,本书最后一篇中提到他,引为自强运动研究福建船政局同道,恳求他同意我引入他的大名。

至于南港学派旧侣,一定要列入旅美教授庞百腾先生,是由于其与刘广京先生有学问传承关系,且研究成果足以密切配合。我们同道旧侣流寓海外者不少,宜在此处列举,计有邓汝言、李作华、徐乃力,俱系我同班同学。尚有骆沙伦、王执文、许淑真、谢文孙、马天纲、许大川、李本唐、郭正昭、贾廷诗、丁冰峰、史静波、李正三、李金治等人,亦俱为优秀人才,承郭夫子悉心调教。

我当然要特向贺照田先生深致感谢之意,是承他的推毂,能使本书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布问世。

内地史学界多不清楚台湾学界内情,看看此书就会明白一些曲微光影,但和真相还相距悬远,凭此书尚不能见及十之一二。

2006年4月10日

写于新大陆之柳谷草堂

前言

我为何要写《20 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是在退休之后，又进入 21 世纪之初，不断回顾过去，而兴起反省思虑，照观 20 世纪之家国、世情，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兵劫之连连，灾难之频至，民生之疾苦，学术之沉埋，士人之媚外，运动之迭起，风潮之不断，深感遭逢丧乱时代，有何心情安伏草野，游息林泉，啸傲江湖，苟全性命？

吾一生只是一介书生，未尝任一事，建一策，俯仰所及，俱在士林流连。今世所谓之学术界，五十余年来，熟见学人行径，备尝权贵冷眼，频受恶棍暗箭，洞悉伪善鬼蜮。尤自愤吾等近代史研究师友屡遭学界恶棍之打压，多年以来长期隐忍。我固愿静观恶棍造孽，但须用心于表扬同道学者之辛勤缔造，创此重要学派。若不能彰显于世，亦当蓄存记录，传示后圣。主要是有些主流学人，妄自尊大，排斥异己。对于我等，采取不承认主义，将我辈一笔抹杀。因是五年以来随即准备草成一稿，布陈同门师友之学识造就，著作成品，用以彰显南港学派在学术上贡献，俾后之学者得有查考线索，以及评比同代之高下得失。更重要在提具 20 世纪中一项史学创绩与实录，方便研治学术史者之采择。

何以谓之非主流？但凡从事学术史研究或确定专做当代史学史研究，于 20 世纪之百年间，自能辨析出主流与非主流。

我何以自甘居于非主流？具有历史通识者应该知道，这正是这一时代特色，通常应说是：时也，势也，流风也，气类也。我们史

家常见,20 世纪世风变幻莫测,学术本须稳重,但亦不能避免,何况有人哗众取宠,兴风作浪。想想这一代运动连连,风潮不断,全是亲眼历见,当如何反省回思,各凭智能与感受,亦凭自由心证。

再进一步思考,主流与非主流无人可以自号,也无人可以强加,在当代潮流推移承转,有不可遏抑之势。无关道德高尚,不关学问超卓。庸劣者,凭小聪明自能当令成主流;饱学之士,若不愿迎合潮流,势将遭其湮没。20 世纪以来高才博学之士而遭受淘汰者指不胜数。

上古有谚云:“杨子哭衢途。”设喻大思想家杨朱走在双歧道路,由于不能决定选走哪一条路就痛哭起来。今天也是,但不须再哭。你可问我,两条路,一个是附庸于主流,这在 20 世纪自有所指,选到可以名利双收。可真不幸,我是宁选择非主流,因为这主流一定是以洋为主,而要放弃以中国为主体,否则一定被淘汰,至少也无名利可言。因为在信念上我绝不崇洋,也不放弃中国本位意识,自然我会被归入非主流。所幸尚能有所建树,也竟然存活下去。我是无怨无悔。

这在学术史领域,但只涉及史学一门。通观 20 世纪百年之史学,算来仅有两个主流。本书要谈非主流,自是首先肯定早有主流。这里无意深入讨论,只是附带交代,作为本书正题的一点点陪衬,更不图争论什么。

20 世纪史学的两个主流学派,俱创生于 30 年代前后。一个是科学主义史学派。30 年前,朋友郭正昭博士问到我,要把“科学”与“科学主义”如何区别。我的解答:但凡任何科学,必自怀疑入手,而科学主义则是从信仰入手。当今著名史家郭颖颐(Daniel W. Y. Kwok)教授,在 60 年代刊布专著就是专门探讨中国 20 世纪的科学主义信仰。它成为思想界一影响巨大的思潮,直贯百年以迄现在。

史家傅斯年、顾颉刚,教育家蔡元培承此科学主义思潮而倡率

科学治史之学派。风从者众，亦具实力。所创历史语言研究所即是此一学派的结集中心。他们宣揭宗旨，刊布缘起旨趣，俱有清楚文献可借，不待多叙。原来世无成说，只有本书愿暴白其为主流学派，甚盼识者教正。

同在 30 年代创生的另一个学派，是马列主义史学派，并无明显创始人，却有重要史家循此信仰方向，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等自是重要领袖。最初，虽然不及科学主义史学派之庞大声势与风靡全国。唯在 1949 年之后，形势转变，马列主义史学派大致包揽史学研究全部，自然是居于主流地位。我在此讲，乃是后知后觉。主流一说早由唐德刚教授所定，在 1987 年，他的主要讲演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其中所指之一就是马列主义史学派。主流一词，创自唐氏，已是二十年来之说。我人自当有此认识。

我之承认 20 世纪之百年间，就史学一门而言，经历所及，只有上述两大主流，势力最大，影响最深，也经营最久。比较这一世代，无法再举出第三个主流。然承西方学术冲击，这两个主流之所以有此声势，乃是追随西洋流风，不断吸取西方营养以维持壮大。换言之，是各西方理论以为支持。科学主义史学派，大张旗鼓主张追随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理论。马列主义史学派则依循马克思主义(Marxism)为主臬。再进一步点明，流行信仰，时代风气，可以造成全国披靡，史学家不是纯粹只讲史学，而是追随世界潮流；单纯地谈史学，专一地研治中国学术，是无立足之地的。若不追随世界潮流，国人普遍的风气就是一定抛弃你遗忘你。好在中国学术未定于一尊。仍有抱道守器的学者埋首治学，自然势必受到流行信仰风气所淘汰，其能维持一时一地之学者也必将退出主流之外，甘为非主流，我是生平尝尽如此况味。

站何立场我自深有所悟：主流派不是学问最高，而是声势最大；饱学之士，势蹙孤立，不是学问最低，而是声势最小。不过在主

流学派中固有一些高手，也有不少脓包，特多一些滥竿充数者，趋炎附势者，上谄下骄者，吹牛拍马者。我在台湾学界 50 年，所见此类最多。自然是要甘于寂寞，不做主流派附庸。

20 世纪百年间，高明学者岂少哉，若果不附从当代主流，势必被挤到非主流，或终至于默默无闻。唐君毅先生曾悲慨地形容为“花果飘零”，我看是可以惨到“焚琴煮鹤”。皆有实例可陈，请一试阅这百年间的非主流学派吧！再补充一句，非主流一语出自鄙人酌任情粗定，不免负罪于同道各流派，如有不同主张，绝对尊重识家修正，我必接纳新说。

一、国粹学派

清末光绪三十一年间，学者邓实在上海创组“国学保存会”。并于光绪三十一年发行《国粹学报》，每月出刊一期。重要会员与撰稿人有刘师培、陆绍明、马叙伦、邓实、黄节、章炳麟、陈去病、廖平、沈经钟、罗惇融、蔡有守、王先生等。会址及学报均以上海为基地。

想想以保存国学为宗旨，以发行《国粹学报》为宣示学问于天下。能不谓之精纯正大？有何可疑？有何可议？人物学问若刘师培、章太炎皆为国学大师，马叙伦、廖平皆一代经师，黄节、陈去病、罗惇融俱一代诗家。如此阵容，在清末民初不及十年即已停废消歇。若论学问科学主义学派之所有人物，那能及其百一？显见世事迁流，不在学问高下，而在风气时髦。此所以民初人物善于哗众取宠，巧黠者，煽动风气，自能一呼百诺，举国若狂。管你文化保不保，老子得势才最好。可知这一世纪从初十年代，已是黄钟暗哑，瓦釜雷鸣。这一风气，一直影响百年，人人俱愿登高一呼，四山响应，投机取巧之辈，快速登龙。个个一肚子草包，却是满脑子创新。仍是来日方长，不知国人何时醒觉？

二、南高与学衡

30年代前后，南高史学已负盛名，大师有柳诒徵，博通中西者有徐则陵、向达、胡先骕，通史学与史学方法前驱有缪凤林、李思纯，年代学权威为郑鹤声，浙东史学名家为陈训慈（按：他是宋史大家宋晞先生之外舅，晚年访港，我得相见），再加自美返国加入《学衡》阵营之张荫麟。学衡派文学名家尤精深强大，有吴芳吉、吴宓、梅光迪、徐震堃等。这一批阵容，学殖造诣无论中西也俱在北派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之上。唯北派有考古专业名家梁思永、李济、夏鼐加入，乃以考古见长。一般人印象，则是北胜于南，关键在于北派倡说科学治史，文学本不在此阵营。其中唯一人为南北共重，即是陈寅恪。

原来关键不在谁的学问高，而在于谁能循行时兴流风。南派以中国为本位，北派以西化为方向。我做大学生时，追随当日流行之说，无不判定南派守旧落伍，不能追随，北派西化开新，应予附和，想想我自50年代以来，一直抱定科学治史宗旨，我是只做不说，要胜于那些草包把科学方法挂在口头喧嚷。当然像此等学术争持，乃是千秋万世之业，一时之间，怎会一下子就有定论。在世人观感上，早已判定南派走错路，但在谨慎重视科学精神者而言，尘埃尚未落定。这正要有识之士不断研究。虽非主流却一定关系学术延续。曾见大陆学者孙尚扬、郭兰芳合编《国故新知论》一书，副题是“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有识之士，大可以参据全套《学衡》杂志，重作研究。

三、战国策学派

这个非主流学派生命虽短，前后不到五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创

生,到了抗战结束,也就随世变而消迹于无形。

战国策学派因发行《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以抗日战争中退避西南地区特别是集于昆明地区的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教授林同济、雷海宗、陈铨、郭岱西、贺麟、陶云逵、梁宗岱、何永佶、沈从文等为主体。而合力发行《战国策》半月刊,为期在 1940 年 4 月至 1941 年 7 月。继又在重庆《大公报》副刊辟《战国》专辑,事在 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7 月。合计不到三年发表其史学、文学、哲学各样论著,表达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当前处境、世界前途以及文化信持,抗敌决心,一一暴表其种种解析估断,在艰苦中,鼓舞国人团结精神,奋斗意志。

战国策学派之一群学者,所取定名为战国策颇具深意。一在表明看清世界大局,一在表明所当时代。这些学者在世界眼光上,在文化使命上,在学问造诣上,俱远远超过浅薄涛张、眼高手低的科学主义史学派。战国策学派之学者群,除沈从文一人外,俱是游学国外而对西方有深入了解。他们在这样艰危的国难时代,表现出对国家有信心,对西方文化有批评,对西方历史考察透熟,有全面全程评估,对西方文学哲学也有批评,所站是中国知识分子立场。鄙人多年治史所见,战国策学派成员是 20 世纪的百年中人才精英,为最杰出学界领袖,抱负中国文化使命,以中国为主体。然而却在抗战之后面对国际主义潮流,一一被人诬为法西斯主义,而备遭难堪对待,下场可悲。

以上所举三个非主流学派,均可以深入研究写成专书。南开大学教授江沛著有研究专书。30 年前,我有门人许宏义在台北师大研究所研究国粹学派,著有硕士论文。至于南高与学衡,闻知香港有区志坚博士从事研究。俱是史界可喜消息。

四、新亚学派

20 世纪之初,传统史家典范尚有柯劭忞、陈汉章、张尔田、刘咸忻、罗振玉、王国维、孙德谦、王献唐、金梁、余嘉锡等前辈。不出 30 年代,各亦淘汰出局。20 年前唐德刚先生所讲的 20 世纪史学三大流派,把传统史学派列为其中之一。而今拙著则使之置于非主流,甚望同道学者各自采择,鄙人只表达个人看法,不作争论。

谁代表传统史学派,照着流行风气,一致趋新,无人自认是传统史学派,鄙见则看中了钱穆先生所领导的学派。读钱氏著作可知,钱穆自己要继承传统,晚年自著《朱子学案》是传统著作形式。传授大弟子孙国栋先生是《通鉴》学、余秉权先生是史部目录学。余英时、何佑森、逄耀东、金中枢、罗炳绵俱继承其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即凡罗球庆之学宋史、苏庆彬之学汉史,亦是循传统正史之路,没有新出花样。中国传统史学不绝如缕,赖钱穆一派支撑至 20 世纪之终。

五、历史地理学派

中国学术分为四部,始于晋之荀勖,而将子学置于乙部,将史学置为丙部,继经李充修改,将史学改为乙部,子学改为丙部。嗣后学术分类史学永在乙部。地理一门向来归属于史学门。直迄 20 世纪 30 年代南派学者竺可桢、翁文灏、胡焕庸、张其昀发起创立地理学会,自此地理独成一类而不再附于史学。然张其昀重视人文地理,辟创人地关系论,则同时在浙江大学开办史地系,并将此理想在台湾自立史地学一门派,特为重视历史地理。此学派在台湾始终具独立门户,自办学校,推动不少重大编纂工作。其第二代则有宋史名家宋晔为继承大师,兼长于历代方志,尚有名家程光裕、

黎东方代表史学阵容,又有张镜湖为第二代地理学大师。其今第三代史学人才有王吉林、王纲领,地理学方面有姜道章。此一学派人才鼎盛,不及备举。

六、国民党党史会

这一派史学限于研究国民党党史,却不能轻视其人才与学问造诣。一般俱以在台湾活动为起点。中心人物始自罗家伦,以治学精神研究党史,经其培育调教,第二代人才有李云汉、蒋永敬两位大师,又有孙子和、许师慎、简笙簧、邵铭煌几位名家。

七、放眼江湖史学家

史学界在台湾一地,不能遗漏李敖,不能归属任何一派,也不可一笔抹杀。这里命之为江湖学派是李敖自有招牌。

有三点理由,必须承认李敖是史学家:其一,他一向自称史学家不下千百次。现在有些旅美院士虽学历史出身,却一直打着哲学招牌闯江湖。可见李敖无论何时何地均自谓史学家,是不忘本。其二,李敖上电视谈江湖,出手引经据典,实具学问功力。我看其电视不下千次。见其引据《战国策》、《晏子春秋》和《史记》其引括与原书相符,我是曾经阅读,故而知其功力之厚。其三,李敖出身史学界,不是凭空闯江湖,他自有著作问世,就是《李敖大全集》,当代学者尽可据以评判。显见一些自命博学的高人不敢与之较量。

李敖所以不断上电视,有一个最大功效是监督政治社会,批斥邪恶小人,那些在教育学术上掌权当道的常被他点名辱骂。当然他多次斥骂李远哲、李亦园、胡佛等人,直斥其推行教育改革误尽天下苍生。

李敖不光是辱骂这些游走江湖的院士,也在 40 年前就攻伐学

界渠魁，早已表现胆识。他骂学界名流沈刚伯最多也最狠，还揭表其倾挤暗算纯正廉隅的学者朱自清先生，并直指沈刚伯以蟑螂为图腾。这是由于沈氏倡言蟑螂生态习性，以反驳李敖，却召来更多辱骂，沈刚伯自此噤不作声。李氏攻伐第二个渠魁是负盛名的李济。在其笔下，李被形容成一个粗鄙无知的匹夫。第三位，李敖是将神父方豪当作淫僧开玩笑，像是难兄难弟，劝方豪快快还俗，娶妻生子为上。请一读《李敖大全集》，俱可概见。

李敖以学者入世俗混污流，揭发丑陋，挾伐恶棍。自具侠士之风。唯其学有根柢，辩才无碍。早已声名远播，雅俗共钦，像中研院前院长吴大猷是一直不断收看李敖电视节目，看来绝非偶然。李氏生平最高表现，即在于去年（2005）受邀，到北大、清华与复旦三所著名大学讲演，举国轰动。似此崇高盛誉，岂是那些游走江湖的院士所能望其项背？

八、香江硕果

香港虽是弹丸之地，却是人才荟萃之所，虽长期沦为英国殖民地，却有高贤隐居其间。中国近代初期之外交人才、财经人才，多出港产，是良有以也。缩小至史家一门，20世纪藏身其地者甚夥，但多流寓短期而他去。唯所知长期住港者有三位大家，愿略提示，以备采择。

1. 简又文

简又文，字驭繁，粤人而久居香港。生平专治太平天国史，早年著有《太平军广西首义史》，晚年研治成熟，著有《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三巨册、《太平天国全史》三巨册，奠定专史权威地位，具一代大师声名。简先生曾来南港讲演，见过一面。拙著《淮军志》出版后，郭量宇师寄简先生一本，得其大加揄扬，曾见其与香港青年唐

健垣通信，信中极力称赞拙著，心下感铭不尽。

2. 罗香林

罗香林，字符一，粤人而久寓香港，长期任教于香港大学，为一真正之汉学家(sinologist)，其学问网罗广泛中国学问，而以史学为本业。当年科学主义史学派傅斯年明确宣示要走西方汉学之路，但连其本人及其同僚虽自信是汉学家，却完全名不副实。如果不服，请他们自己表一表。西方汉学都包括些什么学问，其界说、内涵、架构大抵一个大学生都能说得明白，不必在此费辞。

3. 饶宗颐

饶宗颐，号选堂，粤人久寓香港，先后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于汉学要项无所不涉，语言、文字、史学、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地理、方志、族谱、碑帖、书法、琴艺无所不长，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汉学家。他今年九十高龄，尚十分康健。三十年代《禹贡》半月刊的作者中，他是最后一个硕果。

九、海外孤忠

这里之所谓孤忠，非指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或政权而言，而是心向家国，对于全中华民族与五千年固有文化所存蓄关怀系念之意。学人寄身海外，落拓飘零，苦况万状，全恃坚贞意志、高洁节操以自立于天地覆载、日月恒照之间，吾人著文小心，岂可妄指以害高贤诬忠介？鄙人自须审慎裁量，自是严肃命笔也。

1. 美洲：周策纵

周策纵，湖南人，我与其相识多年，知其学识渊博，世人咸重其有关五四运动大著。吾则重视其在甲骨文上之学识，其《五四运

动》一书出书甚早，资料最丰，研析亦深，吾可判断后来之研究者将会取而代之。在此不拟多叙，吾非河汉其言：对于我所敬重的前辈，亦是不恭。周先生是正直开朗，爱人以德，我与之来往，备感亲切谦和。周氏对青年后进，爱护向多引重，实为恂恂长者。吾于周氏学问，崇重其在上古巫医之创见，其所论断，定能传世。

周策纵先生更重要的学术贡献，是他研究六诗起源。乃是超越文学学者樊篱，从甲骨文字入手，考证六诗：风、雅、颂、赋、比、兴的起源，其创说既新颖又坚实，自可传世不朽。吾自深心倾服。

2. 澳洲：柳存仁

柳存仁先生系出于广州驻防旗籍，原本自是满洲人。我之认识柳先生是在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先生公馆同做宾客，席上只请我二人，我与王校长以及柳先生均是初次相见，真是意义重大。我与王校长向来未有任何机会与方式有所接触，承他高眼慧识，爱重学人，像我之土里土气，承特笺召约，敬为上宾而与名汉学家柳存仁先生同席进餐，且在校长官邸相聚，真是备感优宠，久契于心。后来王校长又有一次专笺邀约，其时我刚退职返回台北。邀笺由香港转到台北，为时已逾越数周，我自失此结缘，而心中更深感念。但却一直未作任何覆书，尚祈王校长曲谅草野不恭。

我亦曾聆听过柳存仁先生讲演顾恺之之痴，风趣而有味。须知柳存仁先生才真正是汉学名家，今代已是中国学者中唯一具汉学大师声名的学者。柳先生最优长于中国道教史，最精熟于道藏，同时在文学领域最能深熟古今小说，其所阅历中外之藏书，与稀见珍本，俱远超过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信可以一核柳氏著作《和风堂文集》。柳氏久居澳洲，研治学问，纯循西方汉学(sinology)之路，国内那些高唱汉学，拿汉学做幌子的假洋鬼子，怎能望其项背？